

吳興藝文補卷之三十四目錄

張時徹

與韋南若書

南若名商臣長興人

袁袞

寓公

湖州府學尊經閣記

復劉司空書二首

趙時春

送張湖州序

名鐸

屠應峻

送張湖州序

唐樞

見前

未學學引

激衷小擬引

遊天目山記

意遊

感感搏虎

焚枕文

飛英塔會語

會友飛英塔浴言

明處士思椿李公墓誌銘

戚賢

歸安令

寄唐一菴年兄書

復蔡子木郎中書

子木名汝楠

唐順之

答茅鹿門論文書

鹿門名坤歸安人

錢薇

復謝分巡書

爲安吉

藝文補

卷三十四

目次

二

閔如霖 烏程人

鄭忠端公祠堂記 在德清

蔡汝楠 見前

贈德清郝縣令序

贈董編修序 名份烏程人

酬物難序 唐一菴著

重修安吉州誌序

兩溪駱先生詩集序 兩溪名文盛武康人

文徵明

送劉君元瑞守西安敘 元瑞南山人

題趙魏公二帖

跋趙松雪四帖

題吳仲仁春遊詩卷後 仲仁名壽民鄒人

題趙仲光梅花雜咏 仲光名奕文敏子雍弟

題趙松雪書洪範并圖

桂華 武康令

武康鄉賢祠記

徐獻忠 萬公

山水圖序

洪範或問序

春秋稽傳錄序

湖守李公增建郡城碑

書節孝集後

爲郡人周母朱氏

蘭說

田藝衡

吳興遊覽記

岑原道

四明山志後評

中有施宿考據故輯

莫如忠

湖社搏虎圖解

駱文盛

見前

後村記

施峻

歸安人

飲浮玉山小序

蠶說

蜘蛛說

藝文補

卷三十四

目次

釋法聚 居武康天池山

答一菴先生書

吳興藝文補卷之三十四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衢康侯叅輯

韓昌箕仲弓增定

與韋南蒼書

張時徹

清源別去耿耿懷思未幾卽聞落職之報驚嘆無已夫
吉人莊士爲國家元氣斯民所賴以生者蒔植培持猶
恐不達而乃輕剪之乎少讀青蠅貝錦之詩固知白黑
變亂邪正相傾自古有之乃今秉鈞失平玉石倒置夫
復何怪然使慈祥之疑於罷軟寬綽之疑於不謹似猶

有可言者今正直介潔溫厚中和有似執事此神明所知雖牧見村豎猶將信之而乃云云若是何耶夫黜陟之典以風百辟縱不爲一人惜獨不爲天下惜耶每與棟塘論及未嘗不扼腕長歎更念執事生計蕭條失祿躬耕猶足以自活否若披風抹月枕石漱流超然有得于鳥飛魚泳之樂則雌雄黃白皆不足掛齒頰矣往者服役江西亦嘗盡瘁以事而譏謗之興遂蒙擯斥歸而薪水飲水亦誠有不堪者因念獨立不懼真爲大過而運世無間降聖者能之此等地位信非一蹴可至者然

潔身修行求其在我而得喪榮枯自有分定吾將大示之
何哉且申生孝而殞命武穆忠而被誅彼猶且夷然其
之况區區身外者乎望益求吾性之樂爲不朽之圖靜
中所得咸以相教則徹也受賜多矣

湖州府學尊經閣記

袁 奏

湖州府學尊經閣成太守陳公瓚謀立石詔遠乃命教
授陳子祥麟以告袁 奏曰湖有學宮蓋自漢始乃尊經
閣則創自今矣夫飭政者務立教敦教者務正經經正
則統壹統壹則民勸閣之創也以立教也其規倭其功

艱願子記之袁孝曰夫尊經者世衰而後爲之者也先王之始立教也張學以聯材選師以布軌植行以崇倫尚齒以習遜考業以居功賞譽以勸善威罰以懲忒此教之所由興也世之衰也文繁而僞滋言淆而質蔽政靡而紀斁禮喪而俗偷聖人於是乎述上古之訓修先王之業度禮義之衷稽因革之會定性命之準以道民趨而六經者作經者所以示民有常扶教救衰之本也末世典籍參錯訓詁繁興習章句者陋而寡效獵詞華者靡而忘實議同異者辨而不情此三者叛經之大愆

也上之人懼焉於是乎尊經以示之而民乃不惑故曰
尊經者世衰而後爲之者也閤始功于嘉靖丙戌欽成
於戊子夏高五丈有六尺袤廣八丈有三尺延之數與
高等匠石五材之費總千二百有奇今中丞劉公士元
之刺湖也實肇厥基繼馮公曾萬公雲鵬度地斂材廣
方隅計徒庸經畫者三載而工告成矣協事者則烏程
知縣鄔子紳戴子嘉猷歸安知縣戚子賢董役則訓導
張子文閣左右爲頽魯公曹孝子二祠戴子所續建者
夫祀頽以勸忠祀曹以勸孝忠孝者經之訓也附之者

亦尊經之意也

復劉司空書二首

袁 袞

書來言買田議昏事甚厚甚厚昔仲宣遠依劉表子美
嘗食嚴武彼非久嬰然且附托僕公之故吏也嘗辱國
士之過兼有葭葦之親天假良緣卜隣擇里何所不可
且長興間多良田桑竹之饒耕魚之業足以卒歲誠鄙
心所希願也但旅人棲棲不遑安息殷憂極辱况敢談
士昏姻之事所不忍言詩不云乎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游觀之娛豈吾夙心亦計出無聊耳僕嘗懼河清難俟

羞與草木同腐今身名辱矣無以自見猶欲以三餘之
暇勒成一家言發其憤懣庶幾不朽亦猶警者之不忘
視也公謂何如峴山誠孤寂澄湖如鏡罔罣縈後登臨
歌嘯亦足自遣碧巖之游有事不果俟月稍圓當謁公
於茂林修竹之下也悠悠我心相見言之

今晨慧公過峴山樓居始得夏秋書問僕罪禍之人百
變千慮無可言者分當縱放山水間近者臨安天目富
春巖灘遠則天姥赤城一一游之陶朱五湖子長萬里
豈獨昔人耶長興去此半日路耳屢欲飛棹伺候門屏

一愬胸中壹鬱之懷恐公復趨溧陽乃不果耳九日有
客期登碧巖聞此地有瀑水數十丈殊可觀公嘗游否

送張湖州序

趙時春

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尊俎而代之矣吾甚
悲夫庖尸之於今之易位也豈唯易之又從而亂之夫
古之人其取精不馳之于不一之鄉而用之不杞之于
多顧之惑各專其所守而畢集其所長不相踰越而莫
可逃責故四民各奠其所而萬邦不貳其心有以致之
矣德之季也下有羨心以覬其上上有猜志以防其下

覲之已甚而姦紀衆防之不足而亂政作姦亂相尋而無藝極故監制之柄重而奉使之網密有司疲於應酬而民力竭於饋供又其甚者釀毀譽之媒以亂黜陟之典盜賞罰之柄以張恫喝之威操輕重之券以爲干謁之囿群志爲之風靡而百職日以焚紊何古之爲治者吏少法疎而愈與今之爲治者吏多法密而愈趨音乎專則精雜則亂勢使之然也維湖居浙之西偏舟車之所不衝泛使過賓頗簡稀矣而監司命使之繁例固若也地腴而民質傭租易給無搶攘衝決一旦之憂矣而

非分之不滿于干求無望之游興於愛憎例固若也知
府爲親民首僚得日夕商確吏民事事之當否卽知府
之工拙無所諉矣而咨請之滯事機公移之煩上下例
固甚也然則張子將柰何曰仕存乎吾志耳非求諸外
者也求諸外而有得其位雖伸其志則屈無所求而有
得其位雖屈其志則伸夫子將以爲位乎將以爲志乎
志專乎我者也位存乎人者也夫子將以爲我乎將以
爲人乎並湖走山幾千里天下名勝之區數十萬農桑
之民勾踐孫策錢鏐張士誠之徒角死而不可得享者

子一朝儒服垂組而坐治之有侈然爲子圖其位之樂而實怒然爲子戚其治之勞者矣是皆求諸外者非存乎吾志者也夫志尤其專而精雜而亂者也以子視位之上於子者則彼爲尸而子爲庖尸之陵庖焉非子慮也子治其庖焉而已矣以子視位之下于子者則彼爲庖而子爲尸庖之不供焉非子慮也子治其尸焉而已矣子能爲尸矣而人以爲非尸子善爲庖矣而人以爲非庖子之慮也子誠自盡其所以爲庖尸者焉而已矣子誠致精而用專志乎我而不由乎人將天地萬物之

爲庖尸彼湖山一襟帶之間世路險夷白日之騁隙耳
亦何有於子哉况吾於子又以志合者也是故盡其言
以贈之行

送張湖州序

屠應竣

予觀秦晉之墟蓋多峻朗弘毅不群之士云張子者晉
之選也初與余同舉進士簡庶吉士時宰臣務更革制
典出諸吉士于是張子知三原三原之政稱明焉入補
兵部主事進郎中凡兵馬傳置諸務豪滑所窟穴者釐
革幾十九且六載再考績矣則又出張子守浙之湖州

僉謂出守爲紉資張子顧愉愉不浹旬以往暑應坡曰
嗟乎君子之仕也以行義履道不越而已也是以榮莫
大于守官顯莫過于達志行莫病于尸祿耻莫尤于內
疚而爵秩之崇卑無與焉夫郡之有守也以君子千里長
萬夫位尊而責重不可謂不榮且顯也君子將不稱之
懼矣其奚細也夫且今之所謂榮與顯者紆金襲朱出
入巖廊之上雍容高議終歲而無民事是其身則誠足
安也然未知其職之所共也是故侍幃幄不能據慮畢
誠奉明主之弘休而規箴其闕坐廟堂不能侃侃正

色表儀群工振清明恪慎之風司論列不能察利害陳
得失糾違彌直有端勁恭靖之節管管焉子恐不能無
疚于其心也至於敷歷州郡典司民牧又感感心自恨
無所振施加恤于其下容容與與一日之陟以爲樂
則君之所蓄以乂其民者將若何而已也嗟乎其亦植
之表者弗震而化導漸靡輕重之過哉是故先王之立
政也擇才布位出入均勞遠邇一體中外遜遷賢哲胥
進勢無綦重焉故能杜僥倖之門絕賄賂之途殺固寵
之志僚庶芻芻且暮無倦思媚庶民以承天子四海之

內軌清紀順休烈弗闕而頌聲流浹也迨夫治之季也
士大夫貴內賤外悅逸惡勞安冒進而耻事實居朝爲
尊親民爲卑苟簡之習成軌掌之嘆作君子病之而弗
能返也嗟乎殆矣往予稽故實知 宣皇帝時加惠天
下嚴親民之選乃畢閔要郡缺九守焉勅公卿廷議推
能得况鍾以下九人 帝躬臨軒勅治錫燕賦詩世咸
以九人者爲榮其在郡則皆矢力布忠勤民善治蔚然
爲當時良吏是以上下豫康政不逾朝而天下咸度固
憂民之効而化導之功也今之執政者之簡守于湖也

其將體 宣皇之遺意矣乎抑不知其將推是心于天下郡也否乎張子乃亦有九人者之風乎語曰豈曰無之行安適之湖故雄郡也其可行也矣又民者弗濡也又浚之弗植也又棄之湖之民病也久矣張子其將博思廣施舉利舍害使封域之內咸獲嘉祉濡而植之矣乎夫拯民于沈溺奉 至尊之休德其與居尊而無所建明孰爲榮且顯也使徒懷怏怏之志無本末短長之効與云云者等則子也將不敢有虞于天下矣子也曠祿而內疚者也故於張子之行述而告之

未學學引

唐 樞

子友蘇揮使汝礪以武術事文學研討日切每於子論
說而求至誼久之存以成帙子曰是蘇子之學乎而蘇
子委於子學之所及也子曰孔子答衛靈公軍旅之事
未之學也夫以孔子所未學而吾儕學焉何哉孔子焉
不學顧不欲忘其本學必有所以學之所以學之心體
之全道之所由出也由其心體之全而成道之所由出
則夫天下之事孰有外焉者靈公之間專於尚武孔子
乃稍律之而曰吾之所學學乎軍旅之本也又其謂聞

學於俎豆俎豆亦文之器禮云禮云不以玉帛爲云何以復舍其本蓋正挽其武心以入文耳是故蘇子以文心諦武吾誠愛其本乎乃名其帙曰未學學而蘇子然之

激衷小擬引

唐 樞

夫激衷而鳴迷情以作予多拂於所值情至或有迷欲因自警不忘其本耳詩三百可以興可以群可以怨蓋從剛後無詩詩亡而是非曠故春秋作詩非亡也失其所爲詩之情與其義之聲也漢初去古未遠樂府繼作

鮮能述情太樂氏以聲歌肄業猶沿古響然其雍溫敦
雅已非三百篇之義齊魯韓毛誦文序訓湮沒聲歌之
音雖東觀石渠論說無補其謂杜夔得四篇費延年得
一篇皆非真得也降是而援事附名經今妄古贈利涉
則述公無渡河慶載誕則引烏生八九子賦雉子班則
美繡頸錦臆歌天馬則叙驕馳亂蹋出門行不言離別
將進酒乃陳烈女并其名固亡之矣唐宋而下繕辭選
慕通理聖蘊摩述皇風美則美矣謂之情則槩乎未之
有也傳擬樂亡自魏始禮亡自梁始豈其然哉夫言者

心之聲歌以求言後世造言不由乎裏先失其所爲本
雖合聲比義亦未耳予斯迷也其亦欲稽其情可以與
群怨否乎曰小擬蓋願學焉而未能大也

游天目山記

唐 樞

章村南至長潭入山界兩壁挿霄蜿蜒夾出峇開只數
武中湖一澗跨歷亂石綉木蒼崖泠泠浚浚盈耳商角
時有青獮木跳石蓋非人間景亟曲轉約七八里閱
十二險潭每闕石窩高四五丈巨石墉列飛泉噴落如
沸下會一泓淵然潏瀉復出長潭陡步南陟過高湖菴

轉盼諸峻峯峒巘在下茲山爲東南大宗西自黃山來
南支結錢塘北由長興宜興溧陽正結建康東腰落一
脉至湖州乃度錢求嶺分平嶺予謂其受承當代爲不
乏諸山波湧蜂遊拱揖飛蹴鳥道數里懸壑側臨不容
聯趾歷中溪灘數尖峯攢合一阿巉石繡林匝罨轉大
洋灣北望石峻壁懸列小石峯千百如笋茁入爛湖蕩
長塢邃幽竒花異草名藥不能辨記又篠子米狀穠麥
可充饑蕩南界於潛東達臨安度井坳嶺長歷彌封岡
巨石數百皆片裂直上爲西天目山仙頂銳石嶙峋開

一池大旱不竭西繞而降爲仙殿基今爲金仙菴許旌
萬禮斗之所予謂其禮矣禮精神禮之行出石門僅容
一體山頭一徑繞五里至大佛殿山十數峯圍合殿坐
仙頂正脉殿西行地爲斷崖塔院杉大五圍右悟道亭
轉西南中峰塔院長巖訝豁中欵而上下覆突前臨千
有巨石竝立高十數丈或五七丈一石可眺錢塘江南
繞而下高峯塔院長巖訝豁中欵而上下覆突前臨千
丈壑右飛泉細落如珠簾東獅子口高峯居之複閣四
層長列數楹其所自名舫室死關自下視之如螺鬟淨

結西張公洞張道陵與高峯試法屈服乃居右守僧出
中峯銅鉢一高麗所製不擊常自鳴又漆鉢四子謂此
斷高中精神之所歷殿東幻住菴東歷二峯東塢菴諸
峯下迴崖陡峭崖上小石峯百千如林自幻住而降立
玉亭險巖突出空中四望峰巒秀簇泉聲隱隱在耳乃
下山歷百步登着衣亭真際亭杉大六圍又卧牛觀音
半山東塢脚阮家凡七亭至山脚雙清莊昭明太子駐
所度珠藤嶺九鎖塢門嶺爲臨安界又度葫蘆嶺石塢
嶺爲餘杭出山

意遊

唐 樞

湖有白包巾之變予深痛民之信佛而墮于愚也意拯
救之而卿議成官計定兵事治城郭戒嚴百姓靡擾力
爲辨折挽回如可不累及一命不憚竭勞鼓舌而阻者
倘出見雜疑成已而倡事惡少數人就憲無辜入累自
予未行救前死者亦數百凡後意之所專精凝向極神
逼誠射郡伯李潞南感發寬議夜半遣館賓及該吏過
商兵收讞賊賴保全餘衆予信意定可孚而動但不專
不孚不堅不孚不委不孚不極不孚不定不孚不公不

乎不愛不平其致彼者別心成亦不平憶答王西石論
乎道乎字從爪從子以足加於卵上如雞抱卵隔一形
殼能徹通要體貼毋雞之意何樣安頓

感感搏虎

唐 樞

沈竹里寓文一庵子曰感搏虎大要劇惡虎而快其能
致擒也一庵子然而疑之爲之說以復其然曰虎耶於
人其不容嚴惡惡也人耶而虎其不恥怠爲善也虎耶
麟耶其不當于獵善惡之不明也故慎斯術以往思過
半矣其疑曰嗟嗟虎嗟嗟虎天下知盡咎虎虎惡實居

半而人成之軌心勝以成其咆哮恚心勝以成其噬戾
懼心勝以成其恣悞嫉心勝以成其戕賊禍心勝以成
其蠶爪蓋雖犬羊猶反之而獨於虎耶至人伏虎哲士
遠虎力者暴虎聖王驅虎皆能不成其惡以爲之處環
而幸其斃何情也幾哉乎虎夫在人心用善則善爲踞
爲視爲步爲蹈尾爲大人之變爲揚香憤激爲夢澤之
乳爲雪門蒙臯比可以壯儀可以起惕可以明文可以
單恩可以全孝可以敵愾永叔詩有云狐奸固可笑虎
猛誠可傷甚哉有疑於狐之獲兔也嗟嗟幾哉乎虎吾

復有疑于羊質而皮之亂之也夫束法者任法用法者
任意意誠物格法行物從格王從伯格賢從詐格天從
人不軌不望不嫉不懼不禍以承天倪以修人紀以對
時育萬物心之本體也夫是之謂處處虎搏逐咸可

焚枕文

唐 樞

梅溪民江天祥以讐趙氏梗化州郡震騷湖素無兵監
司調發不便且原其情欲安之而計無所從乃屬予入
諭其巢江信而領罪散其黨衆越未兩季有司襲殺之
予聞而感焉淚暗墮濡枕事平設醑焚其枕爲之言曰

嗚呼子仁子仁推信以待我而我負子仁能不悲乎子仁於我無素一相見卽釋大疑捐大忿冒大危從我就順不數月而致之死則誰咎哉山州孤懸郡關晝閉監司請書絡繹到門攝篆唐通府攢容告急我以地方之故應懇而往當其時不惟我無給爾之心雖諸衙門亦無設給之計事平而邀功射利者遂有此舉我不得聞而阻之蓋雖不殺伯仁其死有由我能自忘於幽明之際乎始子仁而起其事者趙楠氏致之唐通府激之安子仁而善其處者胡分巡主之林大巡成之我之昧愚

徒知事行在勢不計其事發有根故於二巡公往復酌
約不曰論議二三則曰多門出政不曰公負我以負渠
則曰我誤一言以誤一生不曰言語勝事功則曰輕死
生而重心術而二巡公謂我則直持信義之專深鄙狙
詭之失故我以為必不負爾不謂勢從根出四百之賄
趙氏判府因而醞釀之矣明不炳幾處無周物此區區
所由以負之也嗟乎我三入爾里初以片言獲諾中則
再申無疑末乃攜妻孥弟僕面縛出官其黨圖之而不
聽其親識危之而不畏其室家尼之而不從而謀者果

不旋踵豈其幾明甚以著而爾特信我之深毅然歸向
而輕下衆論之雜耶爾向我之勤而我怠於爾周旋則
涕之所從容自己耶爾之始事唐通府就謀於我爾知
之欲殺二唐已有飛帖傳郡中通府欲我入論則秘此
不言我冒隱禍見爾爾能舍前恨而成新信則尤世之
所甚難者物順至而逆應之不捫心而酸鼻會寡情至
此極乎爾里約八百火里人羅拜我前曰大軍至不分
玉石願終事以濟一方我里當世祠公我因顧謂爾一
方人命所繫爾法然與悲爾僕江龍曰家主亦命也羣

大人慎重嗟乎子仁慈悲尚如此我今日不泫然悲以
謝爾僕哉爾死有法我哀有情爾事雖負我心實誠我
恨相見之晚不能消爾自逞於未事之素尤幸相信之
一 能啓爾自悔於方事之形我情在枕爾情在冥我
泣泣負爾泣泣誠爾死悔後其又何惜夫餘生

飛英塔會語

唐 樞

辛酉秋飛英塔會衆友先生語之曰今講學不見大明
自只是私欲不得克除此一大病痛流轉人心善惡雜
用所以言語文字易能此處難料理直須探透孔竅真

辨去取。能實落下手。一齊打疊。試與諸君商之。人心
有私欲。只因有身。有家人。無常活之身。身享有限之用。
何苦妄認虛名。浪生幻念。有一鄉之善士。以一鄉爲家。
有一國之善士。以一國爲家。有天下之善士。以天下爲
家。其心愈公。則其善愈大。所謂善。乃心與人同視之。如
一體。不與相讐。相惡。是所謂公也。以天下之善爲不足。
又尚論古之人。與天下爲公。公已至大。但恐於見在天
下起念。或識見上生公。故又追尋上古無所爲而爲處。
考驗性根發動所在。纔無走作。此性學也。仲連天下士。

亦能拚捨身家將天下大體作區處然未屬性分事業
終是戰國人意與慷慨充其類論之似有懟于天下不
是與天下善末學認賊作子設公於私若我心真能與
天下同休同戚同安同危如伊尹一夫不被其澤若已
推而納之溝中如范仲淹自做秀才時先天下憂而憂
後天下樂而樂默而省之有否又降而自貶國人競爲
善吾能奮然起而當之聲實風澤與之相副默而省之
有否又降而再自貶一鄉人競爲善吾能奮然起而當
之聲實風澤與之相副默而省之有否又况於一鄉人

漫不知爲善吾於是奮力爲倡首國人漫不知爲善吾
於是奮力爲倡首天下人漫不知爲善吾於是奮力爲
倡首千百年漫不知正學吾於是奮力續不傳之緒默
而省之有否人能是而我不能是性能是而吾志不能
是天之所賦能是而吾自爲功不能是誠可慨也嗟嗟
今之謂有志天下鄉國都只是意興少間施爲究竟又
却了得肥身潤家惟有這識趣又有這事爲終爲真志
人之爲志三志於富貴以爲肥身潤家民斯爲下今固
不可得多見嘗憶前輩肥身潤家與今日事大不同前

輩着實能肥能潤不是浪說家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而以其所有善事之家有同氣焉兄弟之謂也而以其
所有親愛之家有閭室焉妻孥之謂也而以其所有合
共之家有黨類焉宗婣之謂也而以其所有賙存之家
有力役焉臧獲之謂也而以其所有贍需之家有儕輩
焉比閭隣好之謂也而以其所有拯助之必如此乃爲
潤之之實今其有之否乎前輩欲富其身則身勞富術
悉美以開財源慎守以裁物取量入以通致用儉質以
節享奉思圖必積而不易散前輩欲貴其身則心精于

祿有大利不之貪有大辱不之較有大樂不之縱有大
忿不之逞思圖必進而不致黜必如此乃爲肥之之實
今其有之否乎前輩肥潤是着實有心有事所以得享
得久不以粗心浮氣莽撞蠻法朝嬉暮耍今也或是之
謂也嗟嗟誠甚可慨也吾輩今日旣以學問爲事直當
心地上竭力照顧卽吾所知名所能不怠忽放過私欲自
然不萌不因自家嗜好損人厚己求而得之縱其快樂
求之不得恨鬪爭奪以致骨肉相殘親朋結怨鄉國天
下人唾罵非笑設或偶有亦易覺覺改如其割捨不斷

復須痛責吾志又將世情天理兩下再稱量高確一番使重輕緩急自分如外面行不順利復須反求自己有所未盡不得畏難中阻行之久熟日就安樂此是一劈頭到底真切實學志不必三辨善無鄉國天下之別亦無善與惡理與欲兩件聖賢血脈路頭人生這些子命根無此不得爲人酌筭生世利害得失這條路却大得便宜此惟默坐澄心細細尋討始見的當世上繁華攘鬧變詐機械人心最靈瞞不得又不得感動不得只誠心爲善乃顛撲不破吾輩痛相念之如有所疑須煩面

剖

會友飛英寺咨言

唐 樞

日曾論爲學先須立志此是喫緊第一義自家意思油然不容已總有入頭進步否則刑驅勢迫終屬牽強縱得手亦不堅固孔子學而時習之章如後人所解言學而不言所以學聖人立言不應模糊若此蓋悅乃學的真種子苟非心上喜悅安得肯從事不間其功這悅處正是立志此章書宗旨悅在學先樂在朋來先成德在不知不愠先人之所有事若心肯意肯則自然學學自

然時時習吾心所嗜好肯大同於人必興起感召朋友
自然來歸吾之德成於身則人已一視同異不形毀譽
難動人不相孚益反已不暇奚暇惟人故非切緊不足
以爲學非成物不足以明學非務實勝不足以盡學切
緊所以立志成物所以通志務實勝所以辨志一志立
而百氣從做來做去隨順隨逆隨久隨暫隨人隨我總
將此志運用調停庶不因時逐境變改擔閣志如根學
如枝葉髻花缶英生意不著立見敝棄百年無常之身
光景易邁誠可嗟慨竊見志之難立只因埋沒性命不

得發越是以失其專感心之所之謂之志此專感也人心於日用豈無所感但憧憧往來雜觸雜引用不致一是則中無主宰不得謂之志悅感也憧憧往來雖非不悅惟悅于學則專其向往又此學是大同務實勝之學外悅而內止故爲正感悅有不同故志不可不辨世之不立志却因無不悅泛雜觸引聲色貨利耳目心思任其所被遂致瀾倒壞禮法冒非議不之顧若能一反入身來收拾專一性命卽在顏子之竭才正是不浪散所悅吾輩當痛念無常之身須知得人身甚大頂天踏地

啓後嗣前盡人盡物揔在予一人七尺血肉上若不作此念便自委爲一物之物一物之物等禽獸草木禽獸草木我甚賤視之忍自賤我身耶

明處士思椿李公墓誌銘

唐 樞

嘗謂造物者冥而定相代而不迫其淳漓漂重歛發利闕之迹互而基之故其任造物以自見於生歷歷不可爲爽予於青鎮思椿翁可以感矣其父警軒以世累善至其身穎脫長于詩哥館賓于孔氏孔氏弗嗣祝以家能不債其所屬里閭間迄今有餘慕生三子思椿爲季

則懇懇不務械計剖真對物運轄以情無所先尚以故
爲美飾或意有所左不爲契亦不自構於必通蓋其志
一切鈍利阻達不作較籌想惟自爲安而已而胤息振
振類聰悟良傑季子樂種學績文登鄉薦津津爲國家
柱石肆昭人文何哉而能大其所啓也夫警軒之警言而
思椿益暢之則淺其源而委也可量乃復歛而閱不侈
於用情是故其畜重其凝淳定於冥而不迫以爲代故
其成可指而得之者也翁惟以誠感人此其務生殖隨
在得人歡心其事父母有古純孝風二伯兄早世專禮

噪也。至如鹿門所疑于我，本是欲工文字之人而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此則有說鹿門所見於吾者，始故吾也。而未嘗見夫稿形灰心之吾乎。吾豈欺鹿門者哉。其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非謂一切抹殺以文字絕不足爲也。蓋謂學者先務有源委本末之別耳。文莫循人躬行未得此一段公案，姑不敢論。只就文章家論之。雖其繩墨布置奇正轉摺自有專門師法。至于中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具。今古隻眼者，不是以與此。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謂具千古隻

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爲文章但直據胸臆
信手寫出如寫家書雖或踈鹵然絕無烟火酸餽習氣
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字其一人猶然塵中人也雖
其專專學爲文章其於所謂繩墨布置則盡是矣然番
來覆去不過是這幾句婆子舌頭語索其所謂真精神
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絕無有也則文雖工而不免爲
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卽如以詩爲喻陶彭澤未嘗較聲
律雕句文但信手寫出便是宇宙間第一等好詩何則
其本色高也自有詩以來其較聲律雕句文用心最苦

而立說最嚴者無如沈約若却一生精力使人讀其詩
祇見其綑縛齷齪滿卷累牘竟不曾道出一兩句好話
何則其木色卑也木色卑文不能工也而况非其本色
者哉且夫兩漢而下文之不如古者豈其所謂繩墨轉
折之精之不盡如哉秦漢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至
如老莊家有老莊本色縱橫家有縱橫本色名家墨家
陰陽家皆有本色雖其爲術也駁而莫不皆有一段千
古不可磨滅之見是以老家必不肯勦儒家之說縱橫
必不肯借墨家之談各自其本色而鳴之爲言其所言

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于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滿紙炫然一切自託于儒家然非其涵養蓄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影響勦說蓋頭竊尾如貧人借富人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極力裝做醜態盡露是以精光枵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廢然則秦漢而上雖其老墨名法雜家之說而猶傳今諸子之書是也唐宋而下雖其一切語性命談治道之說而亦不傳歐陽永叔所見唐四庫書目自不存一焉者是也後之文人欲以立言爲不朽計

者可以知所用心矣然則吾之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
乃其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也鹿門其可以信我矣雖然
吾稿形而灰心焉久矣而又敢與知文乎今復縱言至
此吾過矣吾過矣此後鹿門更見我之文其謂我求工
于文者耶非求工于文者耶鹿門當自知我矣一笑

復謝分巡書

錢薇

承俯問安吉事嘉湖壤隔非繇目覩而某又僻處海隅
安能得其要領以佐臺下擘畫哉竊聞之途人云安吉
鄉民團聚攻圍大姓劫其庄居之物若事止若此則斷

之可兩言決耳大姓不宜橫于平日以犯衆怒鄉民不
宜逞于一旦以干憲法惟其橫于前則鄉民今日之罪
似可末減惟其逞于今則大姓前日之罪亦難深宥故
凡田產子女有契書中證者弗論若狐疑不明者給還
此待大姓者也團聚攻圍雖不係城郭然奸不可長風
不可開必須論令爲首者到官論罪餘乃從輕此待鄉
民者也某嘗考景泰時蘇州沿海民困荒饑大戶閉粟
不發始而乞貸中而強取卒乃搶掠放火焚居守土聞
之朝敕中丞王文到蘇勘處王公不能善處槩抵爲

反鍛成大獄幸賴廷尉薛敬軒公論救始得稍緩而王亦竟被禍于復辟之初夫蘇州因饑荒民則不爲強橫而大戶固無罪安吉爲強橫以其不緣饑荒則鄉民固可罪然亦可憐旣蒙問及不敢不盡其愚瀆臺下親臨其處徧詢情實然後大出曉諭以定兩造之罪庶乎上下情通彼此意釋一舉而撫今善後咸宜矣若某之見猶出風聞不敢遽以爲然也何也事之關係匪細懸臆恐違其宜惟臺下詳核以洞燭之開誠以感動之自有至當不易之善策也若一切付之下僚據之偏說恐屬

漫爲或釀後患幸高明鑒裁

鄭忠端公祠堂記

閔如霖

工科給事中南海鄭君廷鵠嘉靖某年以鄉貢士入試
春官過德清謁其宗人訪求先世故居則已鞠爲荒壤
君徘徊周覽咨嗟涕洟謂其宗人曰吾聞諸先君云吾
先世自汴徙浙之德清者爲忠端公自德清謫廣之南
海而復返者爲靖惠公二公皆能亢吾宗者吾嘗識于
心今而其居顧若是乎矧吾幸紹二公餘休以奮身賢
科又安忍無祠以祀之傷哉吾力之不逮也又數年君

慈閭靡靳厥力又篤猶子之愛爲之周其乏而償其負
仍達于姻戚必悉所儀惠而其御卑小至僮僕咸與辭
色雖觸以不堪之情僅加聲責無及譴楚耳夫翁之不
事雕細而天真人紀之間又恒劑以致虔則其權衡內
持尤非不能而不以用固欲善翁以爲利發之本也乎
哉以是言動之常然不苟居平節約不重帛不兼味語
必自肺腑陶鑄能款客不吝亦不至越儀晚年厭塵俗
日集所親邀洽以酒豈其衷復有所注而然翁始未得
嗣嗣兄昂之子梁已而生子五人逆翁有繁心而翁視

之如如然也其納婦擇其父兄之賢不以門第季子得
舉人歸榮之則謙讓未遑始真內重而輕於外者歟銘
曰彼鬱而窿造物云克鬱而不窿造物云叢其克有窮
其叢有融融之冲冲以底於功如地過峽如雪雲同祐
啓之宗派衍之中思椿者翁昭此幽宮

寄唐一菴年兄書

成賢

弟以菲薄本非入道之資每思我兄精勤刻苦固以進
退古今出入造化爲志也然濂溪先生嘗論聖學惟曰
無欲主靜立極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皆不能外故無

思無爲吾之本體隨感隨應吾之妙用終日終身慮吾
本體之不得其養耳豈可先以妙用不足而役役以馳
哉是以吾輩工夫惟務自得左右逢源斯體用合一之
學也弟自作縣卽已受知居常促席獨未及于是者蓋
以兄方銳意經綸未敢輕發耳便風閑恬惟兄教之

復蔡子木郎中書

成賢

抱病薰爐忽在手翰甚慰甚慰竊美闔闢滯於形氣以
有滿之心滿貪生之欲併歸于盡之義至當歸一第開
端所及隱而不發其竊未安夫先民垂訓不一而足精

一之訓以理言也精神之訓以氣言也故吾心之條理謂之理吾心之流暢謂之氣不睹不聞謂之密無方無體謂之神千變萬化一而已矣未死不是物既死不是神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此是吾人本來面目今日問學所當致力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是在兄之邁往耳

答茅鹿門論文書

唐順之

熟讀鹿門之文及鹿門與人論文之書門庭路徑與鄙意殊有契合雖中間小小異同異日當自融釋不待喋

登進士授冬官遷諫垣乃克成厥志翦其地之蒿藿而
經營焉爲堂三楹中龕忠端公居之南向傍一龕靖惠
公居之西向又前爲堂三楹爲合族之所堂之左右爲
庖庫繚以周垣植以嘉樹旣成合宗人登拜于堂肅恭
灑將神悅而享燕私獻酬人和而孺僉曰宜有文字以
垂之無窮君於是請余記之余按鄭氏譜忠端公諱泰
其先汴人也其父渤海尉顯之死于宋建炎之變公方
九歲乃從舅氏流寓浙之臨平紹興十八年中王佐榜
進士授臨安教授遷湖州通判湖歲輸紬絹旣重於他

路而秦檜再相又密諭諸路加賦湖民殊困公上疏言
本州賦有常額今視祖宗朝已倍三之二以致歲逋十
餘萬緡若復徵稅絹茶絹雜錢折錢增丁絹民何以給
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孰與保國高宗嘉納其言
特免湖之增丁絹在湖數年多美政此其尤利于民之
大者遷國子監丞致仕日臨平四衝非吾居吾嘗官于
湖湖必德我愛我遂買地德清五福圩家卽今之祠所
也公好學工詩文門人經其指授者下筆皆有法旣歿
門人最其行私相謚曰忠端已而其里四名忠官端與

官聲相近蓋稱久而訛焉或曰里人尊公不欲全呼其
謚故去端而著官云靖惠公諱通 國朝洪武時有誣
訟其父景賢者公挺身代之坐戍南海常居善藥以生
人推餘財以振匱南海縉紳咸愛重之年至留長子英
禱戍而身攜衆子歸德清盡復其舊業益勤貲產日富
以大以壽終其友湯行素以靖惠謚之實給事君五世
祖而給事君則英之裔也夫二公生值流離播遷之際
能振華飭行有光於世歿也能使友生弟子哀慕褒崇
相與易名之典可不謂賢乎然非給事君激昂通顯輕

數千里踰海涉江求遺墟以建新祠則二公雖賢亦將
幽芻而弗章觀於此而二公之有後給事君之克孝又
可尚矣雖然忠端公雅有功於湖民而惠靖公則古之
所謂鄉先生者是也卽有司與鄉人猶宜世世俎豆之
以應祭法而况於子孫乎是用書之以詔來者祠祀二
公而題曰忠端從尊也

贈德清郝縣令叙

蔡汝楠

吾德清本山水之邑蓋聞山鄉多樵蘇泉壑之利處水
鄉者引水灌溉輒成腴田其民饒樂久遠唯吾邑西南

與直北多山無生植當武康餘杭大水之衝則山隈之
田易沃易稿東北居陂澤間然硤瘠之土高下失宜僅
望收穫不爲腴田是德爲邑有山之害無山之資居水
之會無水之利者也惟其接境歸安烏程仁和諸大縣
壤地與之相似而居民實無聊生名爲富者積貯不克
無以應倉卒事故其富亦不再世徵派諸費則德清必
概於大縣達官貴人往來道路前舟未渡而疆候已報
繼至征繇不給凡此皆德清所疾苦若以論民俗則貧
也何病之有或者從而傷其脂理迷其恒心以啓其闕

許辨爭遂謂我邑多梗非引繩痛排不可治嘉靖丁未
揚州箕南郝公來長茲邑余忝鄉大夫備侯屬問侯來
之匝月語余曰以余觀德清寧有病民哉所謂病民惟
埋藏匿睚眦恣肆憎主而怨其上今德清豈有是哉惟
貧可憂耳余竊喜侯語心知爲仁侯自昔成周命治頑
民汲汲於旌別淑慝之不暇而尤加意保釐惟慮其恣
嫉于頑况本醇民而又加之貧哉侯言良是侯愈益約
束齋閑蕭然若羈人窮士往時諸甲供奉今悉去之達
官貴人之饋遺及常役征解費于公事者亦十去八九

聽讞不倦。曲盡情態。雨暘不時。憂形顏色。憐孤恤弱。踣
苦窮仆者。皆起而有樂生之心。邑人曉然知侯之仁於
是。喜侯之來而恠。遇侯之晚。欲祝侯之祉。而又慮侯之
遷者。老范某等走于鄉大夫汝楠。而陳侯治狀。因告祝
侯之意。余稽感應之理。而愈嘆吾民之良。民果不可以
成心治也。乃慰之曰。吾侯之加意貧民。而日圖拊循之
如此。諸按部使者必當具其事。比于古之桐鄉。零陵。以
告中興之朝。天子聞則必先以璽書褒異之。遷去之
速。固其常理。雖然。明年天下郡縣。率述職於朝。侯如述

所以治德清者 天子應重嘉子大夫將以備寄耳目
以侯之仁必更陳述臣備官德清但能去民所疾苦太
甚者未能爲 陛下大舉成効于一方也供饋雖節而
農政欲次第興之桴鼓雖絕而尚圖永久安輯之策錢
穀獄訟雖有條理而父老子弟尚欲其融洽禮誼更假
臣期年以畢此志使其得請而至以要三年之成則爲
治豈但今日而已哉搏節愛養王道之始及其成也經
制大備侯之蘊量有素矣其所究竟誠不可知而耆老
所以新侯者復宜如何也

贈董編修序

蔡汝楠

人之才非不可馭智非不可窮俟乎名無所托而泊然
思守其中此非難者也所可以爲難者豪雋倜儻之上
膺受不群之質囊括無涯之智凡傳記可喜可愕之藝
皆其所辦猶曰非其至者回觀照而智有所不敢用根
性命而才有所不敢恃稽中德而聰明有所不敢盡斯
則歛盈于冲協善于約舍豪雋倜儻者之所優爲而似
乎非才智者之所易爲方有過人者錄此未慎修之思
篤未見之望其審畔援歆羨之微以疑肫肫皜皜之體

蓋若赴海之水混混而不可阻也斯則爲甚難僕本下
邑之鄙儒也且以童子備官不能自樹而群處於通都
大邑之中或語之以操觚執簡窮詞賦之麗則悅語之
以名山貞石勒一代之文則悅語之以竹帛之事旂常
之績則悅及語之以附青雲之士乘建瓴之便以收天
下之譽凡騁意氣極芬華亦無所不悅旣而以犬馬疾
願謝 朝請官陪京時則潯陽董君引僕於大人君子
之林俾聞修己盡性之說僕卽驩然欲罷馳騁求近裏
以爲曩之所好質本不逮而今之所問能不在多精神

之所注諗察之所及自謂一雖未協而志或無他矣豈
意退處數年之久聲華意氣之好實時往來于中而未
能泊然以守也夫以僕之非智非才而况君之多才多
藝又以僕之不足爲難而况君之大過人則僕之不能
與君之能也皆宜相證而不容默者矣孔子之言曰人
皆曰予智驅而納之罟獲陷穽之中而莫之知避也人
皆曰予智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大抵智非決擇
自不能不失之於實用道非實修自不能不反之於故
步今之君子舊日之所趨如曹植蕭統詞賦之學馬遷

班固文章之學蕭何姚元之吏能之學陸賈鄭當時通
顯之學與一切繁華之學可以材智求者舉之終自喜
其可勝行之終自喜其可至吾人修己盡性之學肫肫
皜皜之實不可以材智求者竟若存而若亡也故客念
盤互紛華羈縻而神明之德障蔽于中方且據其影響
者以爲是宜其或有失于避失于守也子貢嘗喻聖人
之道於宮牆而歸之於得其門以入自號曰智失之不
覺者蓋不得其門故也如其果不以才智求而以志求
反觀內究之功進有無窮之途何負可騁之能退非羈

靡之所精神思察一歸性真而材智之斥聰慧之墮則
入德有門志無搖奪寧有茫然失之實用者乎僕之所
謂難者至此爲果確無難願與君共學者蓋在此也昔
僕以卽中出守千里君以所憂者學不在吏事故悵悵
授以此指至於君侍從之職將揖讓君相之間稽考平
生之學殊非郡吏之比舍學亦無可以贈君者故仍究
竟其說若夫觀省之機則豈待僕之言而後發也

酬物難叙

蔡汝楠

一庵先生筮仕比部卽以言事放歸閒居三十餘年發

明心學於茗水之上四方有志之士受學甚衆汝楠以
年家子得數撰杖屨從先生游因而聞教焉先君夷軒
先生顧謂信先生之學者宜莫如汝楠汝楠非遽能信
先生也質以困知聞言則繹繹故知疑疑則求以通之
故終於信之深也先生酬物難之書行於晉中以叙見
屬汝楠敢以辨先生之學者叙先生之書夫義理之辨
棧蔓於季宋之世學問之首卽困以事物之難嶺越互
明得聞心學先生弘以自得廣牖同志嗷嗷群言比幸
甫息酬物之著物物而酬之則是重立宋學之幟而矛

盾於師門之說若物來而後酬酬物而後思鮮不失矣
蓋嘗辨而得之物者宇宙分內之事酌之乃人心感應
之常難之云者不敢以易心先之慎夫所以酬之者也
言心之寂然莫著乎艮艮曰艮其止傳易者云上下敵
應不相與也夫敵應者茂對乎物之謂也而非止矣言
心之感通莫著乎咸咸曰何思何慮系之云精義入神
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夫精義利用則不免於
思慮也而非何思何慮矣是獨何與昔者聖人會天下
之動觀其會通釋傳者以庖丁之言爲喻汝楠未嘗不

歎其最善名狀也善酬物者無往非肯綮之內然善刀而自滿於志不善酬物者無往非窒碍之處然刀折而不憊于心故精義利用適所以爲何思何慮不相與而敵應焉正所以爲止其所也先生之學以奉天立極爲命脉以慎獨卽是主靜爲工夫而切要之處括以主靜則能正動動靜合德則能定性定性則能立極之數言茲酬物之書其要在是乎理之謂誠察乎理之謂明備乎理之謂物通乎理之謂心當乎理之謂處喫緊爲人則曰凝吾神止矣凝神與慎獨主靜一也故默成神明

以變以通易知易從知險知阻難而易易而難異乎物
至而思酬物物而酬之者也然而先生之必爲此書何
也俗學同流撓已於物門墻之外窒于酌物不暇言矣
奈何心學雖明用功岐二同學之士不免於忻直截而
鄙精研崇高虛而畧物務自謂意無所動而竟無能自
憚于心駸駸乎入於離已與物而不自知覺執離已與
物之心以應微暖變態之情當推盪無窮之變值國家
天下上下四旁周流不居之時位吾見神明一塞凶咎
如響將何望其旁燭遠邇如執鏡者鑑萬物而不疲於

照經綸天地如治絲者無一絲之不理於機秉天則而禪世道也門墻之內流弊或至於此先生其能已于苦思漸於立言乎善觀者味凝神於獨之意澄然反觀其於寂感之際能廓乎以容昭乎以通付乎物物而漠然不爲之動出之淵淵而深乎不見其窮不礙于用不失其宗斯庶幾先得乎先王之同而不假乎詞說之辨矣先生著書數種其最關於學者別有太極枝辭合酬物而論之則枝辭派營道定性兼焉酬物於關中理一分殊之指曲盡而無遺矣又泝而上之證枝辭於子思之

謹獨立本證酬物於曾子之知止格物無不合者汝楠
始信夫慎所以酬之壘壘而不能已也以是復先生并
告同志僭書於首

重修安吉州誌序

蔡汝楠

仕於州縣而課辨於下譽逮於上幸而逢時晏然得相
安無事則一時蒙考最而稱能不幸而值時之艱稍失
於周防則不免于釀禍而速謗幸不幸之間豈誠無係
乎人哉自肇有列郡州縣以來建官以知爲名非曰能
之已也故取辨於能不失其爲簿書期會之常而知之

弗周則不能斟酌制治之源圖惟物軌之大祇以吏道
彌逢其闕而小補於職云爾或違其艱烏望其嘿定而
神移之耶周官內史職方士誦士訓總其圖籍而安其
時慝在內詳矣列國諸侯各自有史雖魯春秋亦等於
乘輿檣杙之屬而魯始卒秉周禮此文武之道久而不
墜夫子所以握一變至道之機於東魯也 明制準周
弘治年間館閣儒臣旣輯定一統誌書行於海內繇是
省郡州縣圖誌具集不啻成周列國之史吾郡屬州安
吉亦於比年有誌乃東吳伍君餘福謫倅時所編郁哉

文矣後二十年新源江大夫之蒞是州也秉介特而敦
本始正經界而戢奸宄興禮修廢教行聿崇懍懍德義
西漢循吏之風政垂成而以刪定州誌屬序仍以其所
稽於鄉大夫棟塘陳先生關於州事之大者摘數事以
告始嘆大夫治理非獨吏能而訂定之書視前誌亦非
但文焉爾也夫州故爲縣以多梗陞州曩當海宇靖謐
乃有以小醜勤重兵者今東海震盪草竊橫起而大夫
經理境內民獨帖然安居吳下文盛淳風久滄州之山
中尚不失淳龐古始之意固其鄉之君子習尚使然獨

非大夫有以維之使不移易耶此可以睹斟酌治源圖
維物軌之效矣後之大夫覽斯誌也其於理亂竄隆之
際必有深思其繇按記推移以嫺州政不止區區取辦
於能求其無忝乎以知爲職者實江大夫貽之也事核
乎一州而體關乎統誌知先周物而不貴吏能舊大夫
之政告新大夫凡此盛事不可以不書遂爲叙

兩溪駱先生詩集序

蔡汝楠

武康爲吾鄰邑經所識封禺蓋其鎮山而餘英溪流天
目枝山之落英卽樂府所謂前溪也其爲勝域如是蘊

舍旁薄乘其奇而鍾其奧豈無足以當之者哉齊梁間
多金紫貴人人品弗叙屬賦朝野至相肩摩然太白所
謂綺麗不足珍者正謂如沈休文之屬卽其流風誠蔑
如已斯何足云唐貞曜孟先生郊其庶幾足以當之揭
德振華昌黎先生爲誌之於洛東所謂維執不猗惟出
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誠茲邑所鍾之特懋者後七
百餘年仍有人焉兩溪駱公是也公名文盛字質甫自
少岐嶷神超色夷年四十餘仕爲翰林編修嫻文詞而
勵操行自相公以至同館之士無不由中心嚮慕之者

一日乞疾還兩溪間期滿不復赴館稍以詩文自娛亦不以取譽當世介特自將居處蕭然一介取予真無有以累平生者館閣故人時貽書強之俾起公但自笑謝不能起其所存可樂見也公所爲詩冲淡爾雅辭句整秀惟其直寫情素故得如其爲人第取譽廉故詩不强吟吟亦不多也不施而昌詩貞曜特懋非公復誰繼之竊謂貞曜在唐平生畸困然嘆老閔窮甚則逼窄天地鈎章棘句至于摛擢胃腎可謂悲且勞矣公獨於遘逢榮盛之日退處悠然歲屢空乏無不自適發摠性靈不

事雕劂詩篇率類有道者之言貞曜乘一邑之間氣而
公乃備貞曜之未有後之考乘徵詩尚論其人吾又知
其必有辨也已公子嗚鑿嘆公之篇章旣不苦搆而又
流散者多沒後數年竟類次之汝楠攜公集來宦江西
守饒州王君健舊令武康最爲知公得集刻而傳之如
不及嗚呼生而乞聞死而其朽之人使人汲汲傳其緒
言風固可想傳之者其乘尚復何如哉

送劉君元瑞守西安叙

文徵明

正德戊辰金陵劉君元瑞以刑部屬出守紹興尋以先

事忤權倖罷自被命至去郡爲日僅五十有六然而紹興之人惜其去如失慈母父老子弟奔走追餞爭致餽遺君悉麾去無所取乃相率飾祠廟肖君像事之於是劉君之名一日聞天下庚午更化悉起前時被斥之人首擢君知西安府君初罷官貧不能歸迤邐至吳興吾友吳君汝琇客之至是汝琇與郡逢掖士聚詩爲君贈不遠百里走吳中乞余敘其事余惟劉君竒才雋望遭懼盛會當有名公碩儒道譽揚推而何以余言爲哉汝琇曰此劉君之意也雖然古之人贈人以言得其善則

稱知其過則規余於劉君何居曰劉君不走求王公貴人而必于焉是徵其意非直以譽而已嗚呼此劉君之所爲異於人而一郡有不足言也夫君以兩月之政而能歸乎數十萬戶之人以聳動乎天下雖天下之人莫不以劉君爲不可幾及也而君顧不以自足若有望焉誠以事變之來靡有窮旣而隆譽之下讒毀攸基方其去紹興也天下之人想聞其風采莫不欲以爲郡以爲猶紹興也然而風土有遐邇事緒有順逆而人心有從違君自視於此果能皆副其意乎一有不獲則舉向之

所有而盡廢之加疵焉是故以黃次公之良天下習其
名人主欽其節而卒之不能周旋於末路夫豈其後之
所爲真有忝乎哉良以望之者厚也望之也厚則其責
之也深顧茲藐焉而人之望之若此其責之若彼則亦
豈易爲酬哉君不以人所不可及者自多而以所不易
爲者自力則其所至獨可以收譽於一郡而止邪始君
之罷也閒關羈逆人將不堪其憂而君蕭然自得方益
進於學圖史筆硯若將終其身一旦起自閒廢寵以壯
郡莫不爲君喜也而君方有懼焉此其中豈無所見哉

往余嘗從人間君紹興之政而吾友陳君魯南王君欽
佩顧君華玉君鄉人也又爲余道君文學制行之詳竊
慕之其居吳與距吳門數舍而近雖不及接話言而相
聞爲稔故於君之行也不嫌於規

題趙魏公二帖

文徵明

右趙魏公與丈人節幹月因判簿二帖節幹卽公舅氏
管公直夫月因不知何人意亦是管之姻家當時跋者
十有三人陸友仁謂兵部時書帖意以除授未定欲遣
二姐歸侍二姐管夫人仲姬也以公至元丙戌入京除

兵部卽中後二年戊子始以夫人北上不應先有是語
或是元貞元年自濟南赴史館時而公是歲竟歸吳興
此是未歸時所遣不可知也二帖行筆秀潤與他書殊
不類是蚤年學思陵書如此其署名猶襲宋人或謂出
聖教序者非也管公無子公奉之甚至及沒建孝思道
院以主其祀亦厚矣哉

跋趙松雪四帖

文徵明

右魏公四帖中一帖與鮮于太常有南來會晤之語蓋
至元丁亥爲兵部卽中奉使還家時所發是歲公年三

十有三常聞故老云公早年學思陵書及入仕後與鮮于公往還始專法二王此帖殆初學晉人時邪若與進之三帖皆率易而作莫不精妙雖無歲月要爲晚年書無疑且其中有鄧善之僉浙之語鄧公僉浙在延祐間公時六十餘矣觀者或疑此書如出兩手故爲詳疏其事

吳仲仁春遊詩卷後跋

文徵明

右詩一卷律絕共四十有五篇辭旨清麗書法道美蓋前元時吳壽民仲仁者游吳中與諸文士春游倡和之

作而書筆悉出錢良右翼之翼之吳人號江村雅以書
學名家而詩律尤精有高行年六十七卒于至正七年
此至元三年書時已六十餘矣真行間出恣態橫生不
少衰竭吳人徐宗毓氏藏此使人持以示余余惟吳中
山水深秀自昔多文人游寓于時未被兵故得從容文
酒如此壽民吳興人出處本末不少槩見惟趙文敏嘗
叙其詩所謂南山樵吟者稱仲仁不以家事廢學故其
詩清新華姸有唐人餘風然其詩竟亦不傳非此卷之
存固不能識其妙也

題趙仲光梅花雜咏

文徵明

趙仲光書雖不脫文敏家法而行墨結字微有不同王
子敬云外人那得知要之不可臆論也今世傳文敏及
仲穆書不少而仲光書獨不多見至其詩尤不易得金
陵許彥明藏其咏梅花雜咏多至五十首可謂富矣仲
光號西齋晚居吳中與崑山顧仲瑛交仲瑛稱其風流
文雅有王孫風度而無統緒故習觀於此詩有可想者
文敏三子長亮次卽仲穆仲光其季也或以爲次子豈
以亮早卒無所見邪已卯秋題

題趙松雪書洪範并圖

文徵明

右趙文敏公書尚書洪範并畫箕子文王授受之意爲
圖畫既古雅而小楷精絕殆無遺恨但無歲月可考嘗
見公所書莊子馬蹄篇乃初被召爲兵部郎中時書其
筆法與此正同疑此亦當時之作維公以宋之公族仕
於維新之朝議者每以爲恨然武王伐紂箕子爲至親
旣受其封而復授之以道于載之下不以爲非然則公
獨不得引以自蓋乎公素精尚書嘗爲之集註今皆不
書而獨書此篇不可謂無意也因崦西徐公出示爲著

此語以備折衷不知公以爲何如

武康鄉賢祠記

桂 華

武康令旣求仕于其邑一而善政之在民足以不朽者爲
宮而祀之又於縣治之南爲宮一區以祀先正之生長
若流寓于斯者曰鄉賢祠而告其士民曰不有先覺孰
開我人唯羣公之仕于是而足法者我則事而師之矣
唯群公之生于是者予盍思有以踵之乎此宮之所由
作也士民曰唯今日庶幾乎相勵而成諸然言而或志
焉吾將金石之以徵其成於他日子其或負于予而抑而

召負于子乎吾兄子朴嘗有志於學古之人者已吾其告
之徵言以刻爲書來告如其名宦祠焉子謂武康邑甚
小地處其偏不邇商賈貨利故其民性愿而近道習醇
而敏於爲善不然何其多賢與雖一郡茂以加已今猶
古也豈其或異患無志耳今將與其士民而興於是吾
於今乎是求猶將求之於古也況同世而生而爲其長
以身率之何有于違亦令無乃假其名以欺而欲民之
興是也不亦難乎雖然性而近也習而敏也思不欲先
哲之專美於其鄉也不有豪傑奮然於其間抑懼令之

負旃遂書以志

山水圖序

徐獻忠

吳興自昔稱山水郡晉南渡後視爲東土其守令非有力者不能得南宋諸君子亦徃往宅其間其名爲山水清遠非誣也予自海上慕其風三十年來水陸游衍幾遍山中猶以爲未足而郭南先生生長于斯乃復厭于登陟闢小園樹竹石于所居之東偏日夕吟哦以爲樂久而復厭之乃置山水圖一冊凡山中烟霏晴晦下上坡陁與夫險僻竒怪之觀花鳥蟲魚之情性畢陳于几

案之間靜觀造化揉弄大塊時復陶然一醉或誦黃庭
六洞諸品一二段或蒙然閉關而坐予謔之曰山水之
樂其在茲乎先生嘻然笑曰天下之動不能勝靜者理
也勞其體不如逸其心者情也故曰知玄知默守道之
極浮世之情見其迹不解其形勞其身不晦其心桎梏
其生以伐其真予甚悲之故以爲曠宇無涯不如閉戶
之安糟粕橫陳不如宵寂之適苟求其至有物之相一
色之微皆足以自累則圖史之設亦多矣予以爲少乎
予聞其言始知先生之有得亦將變緝棄翰息徒屏蹟

洪範或問序

徐獻忠

自五行之說興殆千有百年中更賢者論思以至于今
予惡得矯其說天下之罪其在予哉乃予謂聖人列天
地自然之利可以養民者曰五行後世詭其義謂造化
群有而生吉凶夫能造化群有而生吉凶天道也天道
於稷謂此五物者司之甚矣其過論之也其原蓋出於
春秋末世緯說者流漢人劉向五行傳始窮其義以通
變化蔡子傳其學著洪範皇極內篇以儒者之道緣之
非洪範理也厥後作書集傳遂旨趣五行綜其餘論不

自知其陷于緯說之家矣夫天地之道有象有數有體有用故孔子謂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至于洛書者其精行鬼神其變參封圖其數窮物有其理通治軌闔闢推移猶夫易之爲道廣大悉備者也乃箕子陳範之本意則出于治軌一節純乎理而不窮其變則其象而不衍其數與後世之撰不類遠矣後世儒者沒于劉向之過論既昧地十之數不可通于洛書之九又不知五行一疇不可通于八疇之義而箕子治法之陳平易廣大不可以緯說參之其義亦章章明甚乃徒泥于異端之說

使聖人之教不自于天下是固可惜也顧傳註之行已
久後生未學不敢以一得之見遽綴其間聊卽問難語
名之以俟悟學之士云

春秋稽傳錄序

徐獻忠

庚申冬予自吳興還抵浦南田舍計浹月無自遣也假
籍于叔皮氏得春秋諸傳往予見其義精讀之三四過
至是再卒業始見其說有所未安者數條又左氏微瑣
不入傳者弗彙括則弗著遂咸以臆說輔論之名稽傳
錄夫傳春秋其大者三家至胡氏始折其衷故胡氏傳

獨立于學官博士弟子無不諷誦焉至科士帖括則有
陳同父屬辭發其義甚備然則又何待予言也夫理固
有影匿易畧迹晦難別者師友相問辨雖仲尼睿聖不
能無望于游夏之徒也至于傳義雜出左氏綜其迹公
穀申其辭後來諸所撰論亦甚廣公穀自以輔左氏所
不及旨意盡矣胡氏折衷其說亦多所罷黜然則春秋
之義辭簡而意深其有窮盡耶敢以是說併質之河子

湖守李公增建郡城碑

徐獻忠

吳興城建自東晉不數里而遙至唐李師悅以平黃巢

功陞群爲志國軍而建節于此置四廂錄事司參軍始
擴其城至二十四里元季用兵僞吳築而小之僅及其
半卽今之制也歲久頽敝在江南七郡爲甚近年倭夷
爲亂蘇松杭嘉諸郡咸被其毒士民殊憂之前太守徐
公督歸烏二縣料理而財無從出僅飾女牆補穿塌而
已歲丙辰潞安李公下車首詢禦備之策士民咸以修
城爲急務公乃周視舊城慨然而嘆曰萬家生命惟此
烏賴豈可循常襲故以虛文自彌哉乃攷求古制得宋
太祖手畫汴城之圖凹凸相次環縮相倚卽倣其遺意

擬立大箭臺七座單臺四十一座其南北水關直受餘不若溪之衝舊設三門而單薄頽甚迺增厚城面一丈六尺脚厚一丈八尺城身加高五尺兩旁各設箭臺以爲必守之勢議定以二縣所申轉呈守巡及水利道旣得請又呈達撫按准用二縣估計料銀三千二百四兩餘乃以歸烏二縣行糧折銀及本府所貯各縣解到修城銀并贓罰鹽鈔學田銀備由詳奪乃委烏程知縣蔣君某歸安知縣李君某分界督造二縣監生某等及殷戶某等體公憂民之意自願效力者共若干人公咸推

誠委心咨其謀度躬親臨視務在堅固百雉惟新三門
洞豁重關峻立層臺夾輔奕奕巍巍勢如地險至於箭
臺相望連絡壁立射疏相及犄角成勝東南之保障莫
有先之者矣丁巳之八月落成距其經始共若干時公
之爲政守常達變操端履平仁恕近民精明及隱民蒙
其福而吏不敢欺是以上下相安庶務畢集雖茲浩大
之役不期年而告成有如是者闔郡士民感公保生之
德以爲不世之舉不可無述以告來世遂紀其始末而
系之以辭曰

而與周子密交且極贊其所操因獲觀其母節孝集慨
然而嘆曰觀其節誠不愧漢荀氏采而四割股代父母
死又出緹縈之上矣李先生曰周子家素貧母氏績紵
而食撫其孤至成立若此非有丈夫志者不能周子能
以德義事其親俾母氏忘其貧有是母故有是子諸君
贈言玆重良有自也嗟乎守死善道士君子所難而女
婦之良者性行靜專爲之顧有餘力而禮法典教咸足
表著其于家人之道弘矣然至于克教其子者寧多見
耶予羨慕陳母之賢者以爲節操雖隆猶婦人本分事

世教衰薄貞俗瀾倒故節婦始著稱要之古人不如是
故孟軻氏早孤其母履操不忒有光閨幃不表見乃獨
表見其三遷之教云周子自少以學行聞見重于二君
子且遠出游學擇其賢長者師之家雖窶瘠不爲苟且
浮華以慎植其生斯皆君子之大節自非賢母抱持之
日卽有教法者不如是然則朱母之賢又有出於節孝
之外與都氏竝稱爲兩母何愧焉

愚讀此竊意同時闡德不宜軒輊及觀棟塘與長谷
書果以揚彼抑此責之也

元衡

蘭說

徐獻忠

予采蘭九霞山中得九花者或曰蕙也攷之埤雅淮南子毛詩草木疏諸記錄蕙乃今之零陵香芸爲今之七里香蕪爲菖蒲蔴爲白芷鬱十二葉搗而和之曰鬯蘭九葉或十二葉花出葉上者爲真蘭本春產楚辭紉秋蘭以爲佩要之沅湘鼎澧之間至秋始花如建州本惟吳越則花于春和方暢之日得正氣云蘭廣而長節節中紫赤高者至一二尺若不及十二花或九花皆非上草夫幽蘭不與群草同列乃生山之巔際其與楚人行

吟澤畔得之者幽絕更甚矣予僅陟而采之不可謂無
所遇然猶有目爲蕙者嗟乎漪蘭之操奈何不爲尼父
感發耶按淮南子云男子樹蘭美而不芳說者謂芳草
之性宜於綺豔夫蘭性幽寂不資灌溉不近人層崖絕
壁沙礫明淨卽多繁茂一經移樹萎謝斯甘若與閨幃
比迹豈其性耶淮南子以幻劫遺蘭亦甚矣甚矣

吳興遊覽記

田藝衡

五月乙丑小舟出化灣至瓶窰易舟下安溪晚至德清
遊紫陽觀謁餘不亭侯廟侯晉吳興太守孔愉也以討

華軼功封此因墓爲廟將遊慈相寺半月泉途中大雨
而返又易舟北泛侯澤卽愉放白龜左顧處夜泊埭溪
大雨丙寅過衡山春秋楚子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卽
此今名橫山唐僧皎然詩橫山渡口花如霰是也清晝
吳興人山上舊有項羽祠又烏程東北亦有項王廟蓋
籍與叔父梁避仇吳中顏魯公碑述以爲卽今湖州泛
前山漾小雨至濠上寄居報恩觀丁卯霽遊祠山宮鐵
佛寺登毘盧寶閣夜齋戊辰游玄妙觀天寧寺寺有普
覺堂乃趙子昂所書登飛英塔絕頂塔建于唐舊傳三

十七層高六十五丈今止七級已殺其半約八百六十
餘年中峙石塔外建木塔籠之甚爲宏壯北見太湖已
已訪雪溪館銷暑樓故跡不可復得庚午六月朔也登
溪光亭游慈感寺中有清容軒爲孟頫讀書所夜大雨
辛未泛雪溪經水晶宮雪溪者以其合茗溪前溪餘不
北流四水爲一激射雪然有聲故名其水晶宮則趙子
故居也南爲白蘋洲因柳惲江南曲得名唐有亭今廢
晚雨壬申由甘棠橋訪松雪齋故趾避暑北濠癸酉出
南門泛碧浪湖登峴山舊山曰顯山寺曰顯化今易作

峴以擬襄陽而寺亦因之矣登湖山絕勝亭浮碧亭謁
三賢祠祀吳興刺史顏清臣蘇子瞻王龜齡者獨酌窪
樽石石上一坎可容酒斗許唐別駕李適之嘗飲於此
後魯公爲作李相石樽宴集聯句元時建亭其上今廢
壽昌石有宏元結命曰杯樽石類此上爲逸老堂朋壽
臺清遠閣堂居蔣尚書粹卿劉尚書元瑞等社友者甲
戌游天聖寺酌飛英東院俗名眠佛寺大雨乙亥謁胡
文定公祠夜雨丙子雨卧病觀中丁丑遊鴻禧寺戊寅
因飛報姑蘇海寇將至遂買舟南歸宿濠上夜大雨已

卯霽泛玉湖中有小山巨石硯礪不以水盈縮爲高卑
故名浮玉山其南兩小峯參差曰上下釣魚山過南七
里爲車蓋山經何山晉太守何楷居此蘇子由詩今古
何山是勝遊者此也再三四里登道場山山半舊有嘯
月亭再上六百步爲伏虎道場唐僧訥結庵于此由西
北折而上爲萬佛閣殿之東北有一勺泉瑤席池南爲
華光樓西爲伏虎崑再上爲高峯望湖亭近見震澤鏡
開群山帶繞雙目五湖之勝畢覽矣內有挂瓢堂歸雲
菴息肩亭諸勝汪藻有云游道場者如入王侯之家非

溢美也歸舟過潘塘漾湖賦漾宿凌湖庚辰過大海漾
小海漾由梁渚薄暮抵舍往返十有六日而雨者六日
時思挾纒初不知有暑及詢之家人則固未嘗一日雨
而已不勝其酷熱矣相去不及二百里而天時之異如
此又况南北數千里者哉蓋吳興水國也故多雨辟諸
舟居水中暑氣自淨牧之還悟脫煩囂之句信不虛也
葉正則之記以爲天下山水之美吳興特爲第一且曰
仙聖之宅非人世適彼樂土余不能忘情焉

四明山志後語

李原道

按松陵集謝遺塵者有道之士也嘗隱於四明之南雷
一旦訪龜蒙陸子語以山中之竒品爲九題索詩曰石
窓過雲雲南雲北鹿亭樊榭潺湲洞青橘子鞠侯皮日
休和之詩各因題附見宋施宿乃云謝遺塵所稱及皮
陸諸詩世雖競傳之顧今四明山中居人乃不知異境
果安所在蓋與華山之華陽武陵之桃源皆神仙境可
開而不可卽者也予頗貪竒嗜恠未之信後躡足四明
界畧觀其勝已大竒之然求遺塵九題止得所謂石窓
者諸皆無可索模乃憶施君之言良是及今作邑志登

載山川四明諸薦紳先生家競來言山中之奇頗聞九
題有廣濟寺僧者因處太白往來四明間最久予進而
叩之指點圖畫者連日夜蓋詳哉其言之也美哉茲山
溪乎始非人境奚啻皮陸之所詠者然鹿亭樊榭則墟
矣予乃眩悔昔所游覽未有所見便以爲奇今所聞者
大於昔所見矣尚須裹足入山躬歷之僧試隨予後無
予告予今信足之所履信目之所視必盡有八百里之
美二百八十二峯之奇以歸僧向予頂立作禮曰是直
尋無上世界弟子止見太白山西一方云然予又恨施

不可作徒迷惑終其身於是志四明山特詳焉施君
又云四明本屬餘姚而令明州擅其名猶嘉州之蛾眉
及得名於眉州華州不見華山而同州乃見之故語曰
世間多少不平事却被同州看華山真是枉屈予謂四
明諸山皆天下大觀非一州里所得專今造化已私於
吾土顧又與夫封域者爭名哉且實在吾姚奚用名爲
又其山鄒奉竝占之其稱名也亦宜

湖社搏虎圖解

爲顧箬溪劉西坡
張石川諸老作

莫如忠

湖社文會也而以搏虎聞于事奇矣而爲類抑何悖也

易大人虎變其文炳也一時群公足當之矣謂虎兆之
祥其不然乎然虎之文以革卒不免見搏而群公聞然
立園之責終身處休而不嬰世網知變矣余閱斯卷三
漢焉爲之解

後村記

駱文盛

後村黃子世居古林山有龍峯之嶒嶒水有龍灣之縈
迴佳木森聳叢篁陰鬱其先多令人弘治間有後圃屏
山二君子以文學名於時黃子蓋紹其休而揚其芬者
也歲丙申居燬于火爰卽其故址之北更築之因以後

村名其地而亦以自命焉客有過黃子之居而訊之曰
子之所謂後村者其義維何黃子曰某也以其勢之前
却也且不敢亢於宗也而爲之辭焉耳客曰有是哉斯
足以盡後之後乎夫易曰先迷後得家語曰知衆人之
不可先也故後之古之訓蓋莫不以後爲貴矣余因思
之克後之義有三精凝于一神藏于寂冲虛恬澹淵乎
莫測聖也勞而能謙功而弗居自視歛然匪炫匪暴次
也名有所不徼利有所不徇守拙養愚與物無競又其
次也乃若慵懦弗立悠悠廢事玩歲愒月白首無聞斯

其爲後也末矣今吾子之所以爲後其奚擇于斯邪於是黃子蹶然喜曰富哉言乎然其鄙人也由前二道則何敢當請以其又次者而日孳孳焉乃若所謂徇後之名而顧以自病今而後其知所以爲戒矣願爲某志之庶幾書紳之一助云爾是爲記

飲浮玉山小序

施峻

山平卧碧浪湖心縱橫僅百弓不隨水高下故名璉川子與客酣飲湖波環渟若坐鏡中群峯又環湖外往來風帆沙鳥靄映纖月落霞王維所不能盡也五十年來

茲游最勝序而勒石用以息夫勞生者

蠶說

施峻

一種蠶大姑小姑判而育之大姑夢寐惟蠶蠶盡質小姑以爲厚益其葉味爽可弗起蠶弗一爾嗟乎茲豈蠶之性也哉

蜘蛛說

施峻

蜘蛛微物也盜其腹蟹其眼口雙鉗而入足深灰色又一種大者名蠪蛸縈纏竹木簷庭從尾曳絲經緯錯綜俄頃成一圓網整整有條坐身其中迎颺風而搖蕩綴

細雨而輕盈凡蠅蚋蚊蟻蜂蠟螭蚨諸物飛過而罾黏之者點點若繁星麗天乃盤旋而食之以快一飽網久則絲不罾黏復收入腹以布新嗟乎人徒見其抱經綸之具若是也豈知其識機巧以專孽無窮也哉

答一菴先生書

釋法聚

深岩抱病中忽奉珍翰審知輿從至邑卽返迎逐不遑殊爲悵快承示諸所著述惠教良多天則昭於太極人心根於至善開發未明炳然星日矣竊謂討真心亦卽致良知喫緊處以其妄認識神爲吾知之良而鼓蕩敢

爲者抵是下手無切已之功遂至毫釐千里之謬濫濟
宗緒誠可爲斯時之太息者也公必控其反求自信証
靈知於本有救世開來諄諄若不得已更覺良工心獨
苦矣雖然對妄談真妄盡真泯向上一路又安敢窺覷
於文字中哉請益未盡尚當踵參於他日也

吳興藝文補卷之三十四終